

刘荫柏讲西游

刘荫柏◎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刘荫柏讲西游

刘荫柏◎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荫柏讲西游 / 刘荫柏著. —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2018.9

ISBN 978-7-5473-1329-9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西游记》研究 IV.
① I207.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7429 号

刘荫柏讲西游

出版发行 :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 (021) 62417400

邮政编码 : 200336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 227 千字

印 张 : 16.5

版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329-9

定 价 :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游意尽情难尽	九九归真难始平	戏论经文重禅机	地府灵山有清浊	人间妖魔有靠山	神佛乱点关系谱	四大菩萨传东土	燃灯弥勒多传承	如来灵山弘佛法	大鹏金雕多传说	牛精自古多怪才	门神传说赋新篇	老子化胡公案多	道教最尊属三清	天王哪吒属谁家
245	238	227	221	214	208	199	192	184	177	169	161	145	137	126

目 录

拨开云雾识作者	1
怀才不遇吴承恩	7
灵石传说流千古	18
巫术伤人荒古传	27
三教合一庄严体	35
多少高僧入笔端	42
印度灵猴谁似君	50
溺水神猿无支祁	58
心猿意马需禁咒	66
前后悟空情何别	74
历史传说话唐僧	80
八戒身世何处寻	91
沙僧几变失灵性	100
玉帝王母蟠桃会	107
二郎传说头绪多	118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神话小说，其内容之丰富，气魄之宏伟，不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独步，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少有可以和它类比者，兼以它的语言幽默、诙谐，在说说笑笑的谈神志怪之中，常常透露出对人间冷峻的见解，所以能在几百年间一直为人民所喜爱，以致其中许多人物早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了。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在今天还提出这个问题看来似乎是可笑的，因为现在稍有些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的作者是明代中期的吴承恩。但是，在实际上，这部小说的作者长期以来被误以为是别的人，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人。

华阳洞天主人是最早知道的作者名号。在明代最早出版的全本《西游记》小说有：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本《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刊西游記序

秣陵陳元之撰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譚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莊子曰
道在屎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秣陵陈元之序

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

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闽书林杨闽斋刊本。

《唐僧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明刊本，似从世德堂刊本出者。

以上三种明刊本，皆题曰“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又都有秣陵陈元之写的序文。金陵世德堂本序文末题“时壬辰夏端四日也”，指明万历二十年（1590）。关于华阳洞天主人是谁，至少有三种猜测：

一是唐光禄。据陈元之序中云：“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千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推测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唐光禄。

二是李春芳。汪浚《吴承恩与〈西游记〉》一文最先猜测“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苏兴在20世纪60年代详尽推考这种观点。但他们只是认为《西游记》小说是由他校订出版的。在20世纪末沈承庆《话说吴承恩》一书中，据《西游记》第九十五回一首诗：

缤纷瑞靄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

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

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

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

认为“合看这首诗第四、五、六、七四句，正是隐语‘李春芳老人留迹’，而与卷首所标‘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同是‘编撰西游记’之意”，由此断定李春芳是《西游记》的作者。

三是吴承恩。刘怀玉《吴承恩论稿》一书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主要论点有三：一是李春芳为一代元辅，没有必要校此小说。二是李春芳信仰道教，断不会在小说中一再嘲弄道教中人物。三是吴承恩虽在涉及李春芳的四篇诗文：《赠李石麓太史》《元寿颂》《德寿齐荣颂》《祭石麓公夫人文》中，有三篇谈到华阳洞天典故，不过仅凭此就认为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的别号，还不能令人信服。而吴承恩也写过一些与句曲山陶弘景金坛华阳之洞天有关的诗文。另外，吴承恩与陶弘景在兴趣爱好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又都对释教、道教极有研究，故而“华阳洞天主人”极有可能是吴承恩为自己起的别号或笔名。我过去也曾猜测“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但近几年越来越觉得它可能是吴承恩最初在坊间传抄本上的署名。

其次是丘处机。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南宋时登州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县）人，为全真教创始人王嘉的高足弟子，七真之一。他潜修于龙门山，形成龙门法派。元太祖成吉思汗派人召丘处机，他率十几个门徒“历四载”，“经数十国，为地万余里”，始达雪山。他屡次劝成吉思汗，“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为治之方”当“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虽觉得要争夺天下不能不杀人，但又“深契其言”，尊其为“仙翁”（详见《元史·释老传》《金莲正宗记》）。丘处机门人李志常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叙其事迹，今存在《道藏》中。丘处机著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磻溪集》等书。可能因为明刊《西游记》小说都未署吴承恩之名，而这两部书虽性质不同，书名却有相同之处，后人遂不免混为一谈，或故弄玄虚将水搅浑。清初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刊刻《西游证道书》百回本时，在卷首增添了一篇元人虞集《西



丘处机像

游证道书原序》，首次提出小说的作者是丘长春，并谓得之于“大略堂《西游》古本”。于是“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直到清末学术界都没有搞清楚。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足两万字，纯系旅游见闻录，并不是小说。《四部备要》史部及《在榕园丛书》乙集和《丛书集成初编》都收录李志常之书，其中唯有西溪居士孙锡序文，并无虞集序文。此书后

收有清人钱大昕、徐松、程同文、董祐诚写的四篇跋文及段玉裁、张穆两则附语。钱大昕在跋文中论及《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记》小说事，指出小说“乃明人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另外，在虞集《道园全集》中也没有《西游证道书原序》一文。故知所谓元人虞集的序文乃是后人伪作，或许就是汪澹漪、黄太鸿之辈自撰。

在明、清出版界一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埋没作者吴承恩的大名时，却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在认真考究《西游记》小说的真正作者，拨开社会上种种传说之迷雾。清初学者吴玉搢，在乾隆十年（1746）纂修《山阳县志》时，见到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载：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即疑《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吴承恩。乾隆、嘉庆时的大学者纪昀，虽未见到天启《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但他根据《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因而断言：“《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如是我闻》三）至于作者是何人，纪昀还没能考证出来。继吴玉搢之后，山阳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撰写《茶余客话》时，据旧府志、县志也认为《西游记》乃吴承恩作。嘉庆时著名学者兼戏曲研究家焦循，在《剧说》卷五中引纪昀《如是我闻》和阮葵生《茶余客话》并进而考辨道：

射阳（吴承恩号射阳山人）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

朴学家丁晏在嘉庆、道光年间完成的《石亭记续编》一书，也力辨所谓丘处机作《西游记》小说之谬，证明此书是他的同乡吴承恩作。道光、咸丰年间学者陆以湜，在《冷庐杂识》卷四中据丁晏之说及“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记中所述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马司、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断定《西游记》小说是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作。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为世人所重视，多因循汪澹漪辈之谬说，甚至到了1921年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刊印《西游记》，胡适写的《西游记序》中，还不知道小说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鲁迅在1922年与胡适通信中指出《西游记》小说的作者为射阳山人吴承恩。在第二年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更据天启《淮安府志》及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西遊記總目錄：—

- (1) 西遊記考證 胡適
- (附) 讀西遊記考證 董作賓
- (附) 後記二則 胡適
- (2) 西遊記新敍 陳獨秀
- (3) (附錄) 西遊記總論 張書紳
- (4) 校讀後記 汪原放
- (5) 西遊記原本校勘表 汪原放
- (6) 標點符號說明 汪原放
- (7) 目錄 五 頁
- (8) 正書 一百回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汪原放 1921 年新式标点《西游记》

吴玉搢、纪昀、阮葵生、丁晏等人之论见，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的最后加工写定者。从此以后，学术界见解趋于一致。



家世背景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约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卒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先世涟水（今属江苏省涟水县）人，后徙山阳（今属江苏省淮安县）。曾祖吴铭为余姚训导，祖父吴贞任仁和教谕，“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父吴锐，四岁丧父，由母梁夫人带回山阳故土居住，因“家世儒者，无资，且颠沛宦游，归益贫”，以致“社学先生不教先君书”。吴锐娶徐氏，“徐氏世卖采缕文縠”，吴锐“遂袭徐世业，坐肆中”，成为小商人。徐夫人只生“一女承嘉”，因无子，吴锐壮岁纳张氏为侧室，生下吴承恩。吴锐家道不富，常为下吏欺压，“木讷迟钝”以避祸，人称“痴翁”。其实他并非麻木不仁，他有理想，有识见，也有刚正之气。他“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谭说史传，上下数千载，能竟日不休”；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

郁云”。(《先府君墓志铭》)

吴承恩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由书香门第衰落而为小商人的家庭，并深受其影响。他在《〈禹鼎志〉序》中自述道：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

足见他从小受父亲熏陶，喜欢博涉群书，尤其酷好唐人传记小说，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但遗憾的是这部短篇小说集已散佚，从书名、序文臆测，其中定有不少大禹降伏山妖水怪的神话传说，或许有些短篇就是后来他创作《西游记》中某些情节的雏形和试笔。

吴承恩性敏多慧，“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而邻父老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敏，不师而能也”。他很有绘画天分，“舐笔和墨，间作山水人物，观者以为通神佳手”，但“弱冠以后，绝不落笔。家四壁立，所藏名画法书颇多。人谓汝忠于王方庆之积书、张弘靖之聚画，侔诸秘府者可十一焉”（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一《花草新编序》）。“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



吴承恩墨迹 扇面七言律诗

吴承恩少年时就受到才子朱凌溪、徐中行和本乡名士蔡昂的赞赏，在淮安龙溪书院肄读时，又深受知府葛木（卮山）和讲学老师胡璉、王凤灵的赏识。葛木对吴承恩感情很深，影响较大，常劝他进取功名，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合格人才，以致吴承恩在三十多岁赴南京应举落第后作《祭卮山先生文》中沉痛而又惭愧地说：

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而公愿辱知之。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碌碌人中，尘土如旧，我实负公，其又何言？！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飭，以求无忝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树立，亦卮山公门下士也，持此以报公而已。

吴承恩“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

淮安府志叙
春秋比事属辞而历代曰
各有史史以传信也汉史
至班马质而不俚贍而不
穢可称良史矣然文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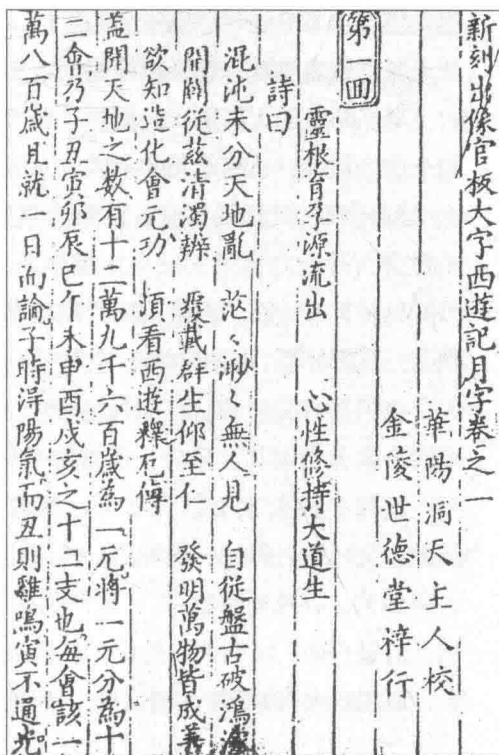
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他有奇才，又想效力明室，匡世济时，但因“一意独行，无所拔援附丽”（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竟一生不得荣显。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吴承恩约43岁时中岁贡。之后十几年间又参加了三四次考试而“屡困场屋”，不得拔擢。大约在吴承恩51岁时，肄业于南京之南监，故有“太学吴子汝忠”之称（潘坝《淮郡文献志序》）。第二年他参加了好友沈坤组织的“状元兵”抗击倭寇。沈坤“率众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丁晏《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沈坤常到吴承恩处谈方略，承恩多次参与军机。吴承恩原打算投笔从戎入胡宗宪幕中，因母老年迈，家境清寒，不善谋生，不得不在六十多岁时赴北京候选，想求得一官半职，“仅以贡为长兴丞”（《花草新编序》）。长兴县属浙江省，县丞是知县的助手，为正八品小官吏，与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明史·职官志四》）。在长兴任上的生活很不如意，他在《春晓邑斋作》诗中悽然叹道：

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

家近迟乡信，官贫费俸金。

大约做了一年半的县丞，为征粮事得罪了长兴大豪，被诬为贪赃，撤职罢官。吴承恩被解除系狱罪后，有“荆府纪善之补”（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这是安置闲散人员，挂名拿干俸，或对赃吏从轻处理的一种安排。大概案情不久就弄清楚了，吴承恩得到名誉的补偿，便退官回淮安，并未去湖北赴任。此后，吴承恩放浪于诗酒间，以卖文、经商为生，终老林下，未能在仕途、政业上“有所树立”，含恨而逝。吴承恩结识的权贵有胡宗宪、李春芳、高拱、徐阶、赵文华等人；结识的社会名流有文徵明父子、徐中行、何良俊、归有光、沈坤、朱曰藩、陈文烛、黄姬水等人。

吴承恩因“家贫无子”，逝世后“遗稿多散失”，后来由宦归的



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一回

表外孙丘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同治《山阳县志》卷十二《人物志二》），即《射阳先生存稿》。同乡好友陆遥收其遗文，张清溪、马竹泉手录其遗稿。晚辈吴国荣、张以衷、蔡翰臣参加了整理出版《射阳先生存稿》的校刻工作。此书在清初时“刊版不存”，吴玉搢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极湮敝，后来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山阳志遗》四），这是最完备的本子。后来，不仅《续集》不见了，四卷刻本也难以寻到。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吴进仅见到一个残本，遂从中录出古文16篇刊出，即《射阳先生文存》。直至1929年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原刻本《射阳先生存稿》四卷，1930年铅印问世。至于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则是在他仙逝约十年后托名华阳洞天主人校订出版的，即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社会环境

吴承恩虽一生悒郁，未能在政治上奋进，却是一位长寿的文人，他活了八十多岁，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朝代，正所谓五朝弊政皆亲

历，壮志功名未遇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中衰时期，帝王荒淫无耻，昏庸腐败，朝廷权奸握柄，朋党林立，互相倾轧。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阉党，都产生在这个时代。如弘治年间的李广、蒋琮，正德年间的刘瑾、万历年间的冯保均为太监，其中尤以刘瑾阉党气焰最嚣张，以致北京城内传言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详见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百“内臣”）。严嵩是嘉靖年间大权奸，其父子曲意媚上，贪鄙奸恶，窃权弄柄。当时曾一度手握大权的夏言、徐阶等人，也不是善良之辈。在明代皇帝中，武宗极好色，除设“豹房”令四方献美女供其淫乐外，还常常带兵外出寻欢作乐，“凡车驾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数十车”（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又“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明史·谷大用传》）。以致他每临幸，“民间尽嫁其女，藏匿妇人”，“市肆萧然，白昼户闭”（《明武宗外纪》）。世宗不仅穷奢极欲，多次大选宫女，还想吃灵丹妙药，长生不老，于是“一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

节、蓝道行辈，纷然并进，玉杯牛帛，诈妄滋兴”，或被封为真人、国师，获取高官厚位，或赐庄田、金银，享受优厚俸禄。他们出入皇宫，深入禁地，“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史·佞倖传》）。世宗从小崇道，天天往西苑炼丹修道，自“壬寅宫变”，几乎被宫女勒死后，自称尘外之人，移居西苑，奉玄修道，不视朝政了。而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